



曙光拾贝 》

拂去时光的面纱,潘郎老街夹着岁月的沧桑扑面而来。虽不曾生于斯长于斯,但一直和潘郎情深缘注定!汽船马达的轰鸣一路相伴,载着儿时的我来到了这里。潘郎船埠头。船埠头就在老街的边上,那里四通八达,交通便利,我的姨妈家就在埠头旁。姨丈开了一家烟酒百货店,街里街坊的都叫他老蔡,本名反而都不叫了。每逢农历五、十集市,一条短短的老街就热闹非凡,卖菜的,卖鱼的,挑担的,把狭窄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,吆喝声,叫卖声,拉车声,戏闹声,汽笛声。在老街的石板路上欢快地飞扬,浓浓的商业气息在发酵、升腾,惊艳了四周的集镇。要知道,很久以前的潘郎是温岭的大镇,和箬横比肩,仅次于温岭城区。姨妈和姨丈一整天都忙得团团转,一会儿有人说:老蔡,给我来条烟!一会儿又有人喊:老蔡,老酒来一瓶!一会儿又有人急急而来:老蔡,快帮我称一点绿豆糕,快点,汽船要开了!街的西边就是著名的牛场

头,猪牛交易特别兴旺,每逢集市日,来自永嘉、大荆、洪家、秀岭、北岸等地的猪贩就云集潘郎。老人们都说:潘郎的猪,在台州六县都是有名的。潘郎就靠着这一条鸿溪河,街市兴旺,如日中天,闻名遐迩。不过,小时候的我是不知这些的,我只晓得姨妈家有吃不完的零食,我总会摸着滚圆的肚子直嚷着吃不下饭,老街里有很多稀奇好玩的东西,走上一圈,恨不得自己是财主,看中就买回来,汽船埠头修得特别大,迈开步子一跳,就稳稳地到了岸上。年少的时光随着清风明月渐渐远去,再回首已是模糊一片,只有零星的几个片段,如鸿溪水一样泛着淡淡的光。后来的一切都在我的读书求学中日转星移,和潘郎再续前缘时,已是世纪末,我站在了潘郎中学的三尺讲台旁,成了一名人民教师。也是在那一年,姨丈在阵阵哀乐声里被葬在了茅头的山上。于是,潘郎街无人不知的老蔡在无数个日升日落中被渐渐遗忘,就如老街一样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潘郎建了新街:南新街,中大街,兴潘路。菜市场,小商品市场,小超市,各式各样的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姨妈家也搬到了新街,老街于我只是记忆中一张泛黄的照片,压入角落,任凭尘埃堆积。前几年,学校组织去老街尽头的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,

我们打老街走过,熟悉而陌生的老街早已不是当年模样。破旧的房子,狭窄的街道,稀少的行人,走着走着,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凝固,繁华落尽,只余风穿过空荡荡的街道。我站在无人的石板路上,无尽的凄凉和孤寂在胸口弥漫。潘郎的老街啊,早已无人问津!昔日人满为患的商埠,终究繁华不再。一路走来,古老的房子,门口满是皱纹的阿婆,宝相庄严的佛像,蚕丝被的手工作坊,在日光的迷离中,我仿佛看到了姨妈家的杂货铺,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商品,姨丈正街着香烟和姨妈一起忙碌着,不时有外地来

的人挎着篮子挑着担子从船埠头涌来,比肩接踵。我也夹在人群中,走向人声鼎沸的潘郎街。可是,走着走着,他们都不见了,不见了!街的尽头,我停下脚步回望,这条年少时熟悉的街道,终于在今天让我感到迷惘。这是我姨妈家的老房子,这里曾是她家的店!我向同事介绍。我们如看老电影一般地走过了老街,也走过了那些远去的时光。似乎随着姨丈的离开,姨妈新家的落户,菜场的搬迁,新街的崛起,忙于工作的我就少有涉足老街了,尽管咫尺却天涯(我工作的学校离老街很近)。那次回来后,我把老街放在了心上。我在课堂上讲老

街,我带学生过来看望老街,我在校本课程里写着老街,作为新潘郎人的我,曾见证过老街的繁华,也为它的落寞而感怀,可是孩子们却不知道,这怎么可以呢?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潘郎老街的前世今生应该有人记住!翻开《太平县志·叙水》,我们知道了:潘郎桥,烟火万家,枕山之市。潘郎盖道之,桥其所建。原来,真的有人姓潘,人称潘郎,潘郎因桥而得名,因水而兴。不仅如此,我和孩子们还了解到了大溪当地的民间传说,关于富家公子潘郎和女尼陈度娘的凄美爱情故事。我们还用脚丈量了一水三桥(潘郎桥、元家桥、陈大娘桥),站在桥上,看着粼粼波光荡漾,讲着属于潘郎的故事,孩子们的眼睛看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,那是乡土的气息。时代在变迁,老街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褪色,可能有一天终会湮灭,但是,鸿溪河会记得,南高岩会记得,风会记得,雨会记得,你们和我们会记得。

我本打算掉头回家,天色渐暗,车子开到山脚下,前方两条路,一条是漆黑的隧道,一条是盘旋而上的山路。我确实不知道哪条路去杨柳坑,突然间产生一种孤独和慌乱,我一个人从海的一角来到另一角。我将车泊于路旁,在微信群里求助,我想,如果没人应答,我便折道而返,此刻,回家的路需要一个多小时,晚饭已赶不上,但家的温暖永远都在。路旁小旅店门口一位小巧的阿婆示意瘦弱的阿公向我走来,他没有说话,但看得出,他想询问我是否要住店,我一直在看手机,他便干脆坐在车旁的石头上等。阿公是个不擅拉客的人,这年代,沉默会错过很多机会,在一个节奏快且竞争激烈的时代,不主动出击常会留下遗憾,我和阿公是同样性格的人。我找不

到杨柳坑的聚会点,我就回家,但我也没有跟阿公说,任凭他满怀期待地等着。我向群里几个朋友打了电话,无一回应,或许他们正忙着。看来,我确实要回家了。夕阳挡在大山外,我在山的背光面,夜幕从天际铺开。我思忖着用一句合适的词向阿公告别,不负他痴痴的等候。往山上走,@丽山。微信群里的画家,觉点,跟我打招呼。心里顿时踏实。我向阿公挥了挥手,阿公善意地憨笑,张着缺了牙的嘴,很是和蔼。我想,如果找不到队伍,我或许真该寄宿阿公的旅店,与阿公把盏问月,听他讲述年少的天真,青春的梦想,还有他的爱情,他的渔船,一定是一件乐事。车子以一挡的龟速盘旋着爬上山,幸运没有车迎面下来,脊背一片虚汗,好在只有两三百米就到了山顶。红太阳,妈妈,快看红太阳。

我们都是诗歌里的意象。莫君留起了长发,恣意洒脱;老屋,滔滔不绝地叙说自己年少的傲骄;能饮一杯不,不知饮了几杯,醉倒着鼾声大作,他本来是今晚活动的主持人;诗歌王子,一手举杯,一手敲击手机键瞬间完成一首接一首的诗;阿根,喜欢用香烟下酒,一杯酒下去,一圈烟雾吐出,半眯的眼神里满是诗意;觉点,喝微量的酒,帽檐下的眼神里带着忧伤,也许画家都是内心澎湃而表象冷色调吧;牧童,用相机捕捉每一个细节,他是个憨厚朴实的人,不管经受了什么,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;有几位女性或团坐,或独坐,或私语,或无言,她们平静地看着海面,但她们的心思一定如海底世界一般丰富。有人说,月亮在山后刚探出头,不知何时它的清辉能洒向民宿小屋。有人说,我哪怕是抱着被子在外面坐到半夜,也一定要等到与月亮见面和对话。夜渐深,觉点催我去穿上外套,说这海风容易侵袭身体,尽管我这体格不穿外套也能熬得住。确实有些凉,我感动于他的细心与温暖。明天一早,觉点要画一幅杨柳坑山海图。此刻,灯火黯淡了许多,杨柳坑的山海在皎洁的月光里,煞是静谧。

遇

市三中东部校

龚诤